

皓月凌空，清辉万里，恰应千古名句“天涯共此时”。无数国人辞别故土、远隔山海，扎根能源一线默默坚守。

借这一轮中秋月色，谨向奔赴各地岗位的国人送上祝福，愿诸君平安康健。纵使山海迢遥，一轮明月连通两地心意，思念与温情跨越万水千山，愿岁岁安然，万事顺遂。

——编者

月饼比我先到家

◎ 党永利

下班时，驿站的短信准时亮起。那个沉甸甸的泡沫箱在角落里静默了三天。箱子上，记号笔划出的名字与电话力透纸背，是母亲的字迹。老板娘递来剪刀，了然地笑：“你妈寄的吧？这阵仗，一看就是。”

这几年，母亲的包裹总比节气跑得快。立春寄一袋新磨的小米，入夏寄几罐晾干的蒲公英，到了中秋，便是这箱月饼。我在这头拆，她在那头算着日子，仿佛只要东西先到了，人就不算太远。

划开三道封箱胶带，拨开两层泛黄的旧报纸，油纸包下的月饼整整齐齐地码着。神池月饼与蛋皮月饼，像两列站得笔直的卫兵。旁边附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的纸条，字迹微颤：“月饼收到了，热一热再吃，别贪凉。中秋那天记得吃，别光顾着加班。”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蹲在驿站门口，任凭晚风把眼眶吹得发酸。纸条背面还补了一行小字：“蛋皮的多打了两块，你爱吃。”字迹比正面更抖，像是写完才想起，又怕我不够。

神池月饼是认得骨血的。胡麻油和面，层层起酥，捧在掌心需得小心翼翼，稍一用力便簌簌落渣。红糖、芝麻、核桃仁裹挟着青红丝，一口咬下，油香与甜香在舌尖轰然炸开，那是山西人骨子里不花哨的实在。而蛋皮月饼，和面时鸡蛋打得足，烤得金黄焦脆，咬下去松软如云，蛋香裹着馅料，更像是一块刚出炉的蛋糕。母亲深知我的偏爱，年年总要为我多打几块。两种月饼并排躺着，像母亲把老家的两样脾气都给了我：一样是骨子里的硬气与实在，一样是藏在硬壳底下的软。

记忆里的五台县，过了白露便浸在胡麻油的霸道香气中。供销社门口的帆布棚下，木模子磕在案板上的闷响，是大铁筐里月饼落下的欢歌。打月饼的师傅光着膀子，揉面的胳膊肌肉贲张。我妈总是提着油桶糖袋排在队里，趁热掰下一块烫手的月饼塞进我嘴里。我蹲在棚子边，等的不只是月饼，更是母亲指尖的温度。队列很长，从供销社一直排到街口。前头的人嫌慢，后头的人催，母亲不急，跟相熟的妇女搭话，手里还攥着给我的那块，怕凉了。轮到我们，师傅舀起一勺馅，手腕一转，木模子压下去，磕出来便是圆月似的一只。我总盯着那“咚、咚”的声响，觉得比过年放炮还欢喜。寄月饼那天，妈准是天不亮就起来，把一个个油纸包塞进泡沫箱，四周填旧报纸防震，又反复跟快递老板娘念叨“轻拿轻放”。她不放心路远，却最放心得下我。电话里，母亲问：“好吃不？”我答：“比这儿买的都香。”她笑：“那是，咱那儿的油香。”顿了顿，她又补：“你爸说箱子沉，非要多塞两斤核桃。吃完了再说，别省。”背景里果然有爸含糊应了一声。我“嗯”着，喉头忽然发紧——他们算着我的嘴，我却算不清归期。

我坐在窗边，就着白水咽下蛋皮月饼。窗外的月亮缺了一角，像妈烙饼时留的豁口。一千公里，远时是深夜想吃夜面梆梆却只能煮挂面的酸楚；近时，是这箱稳稳躺在泡沫箱里、带着母亲体温的月饼。人未归，味先到。

月亮渐圆，老家的月该从五台山升起了。我盼着它快些翻过山梁，照到母亲晾月饼的案板上。中秋那晚，我打算带上两块月饼，对着月亮吃。母亲说这样就不想家了，可我知道，吃到第三口，我定会想起那个帆布棚，想起漳河边的秋庄稼，想起母亲回头喊我名字的模样。那时我大概会站很久，看水面的月被风吹碎又拼回。手机里存着她的号码，却不敢拨——怕一开口，泪就先到了。

明年中秋，我要回去，站在那条队伍里，替母亲排一回队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淮安公司）

你在他乡还好吗

◎ 马军

晚风吹过异域的窗棂，机器的低鸣与风声缠在一起，谱成一曲夜间的行板。仰望远处的星空，那句久远的问候又悄然浮上心头：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
漂泊的日子，总与离别相依。背起行囊，作别熟悉的人间烟火，奔赴几千里外的山河异域。脚下是陌生的土壤，耳边是迥异的乡音，没有了四季分明的轮回，故乡便成了隔着千山万水的念想。白日里化身“多边形战士”，忙碌于一桩桩琐事，学着适应这里的一切，把思念悄悄藏进心底——因为懂得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唯有夜深人静，独处之时，乡愁才如潮水般，一寸寸漫上心头。

白日里，各色工装在现场穿梭，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。炙热的风扑面而来，汗水顺着安全帽带悄然滑落，前胸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。巡检的、检修的、值守的，人人心系项目的安全稳定，在各自岗位上殚精竭虑。疲惫的脸庞上，总漾着一抹自信的微笑——也许，这便是责任与担当最朴素的模样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懂得了将工作的艰辛咽下，将乡愁藏进挂断视频后的沉默里。屏幕那一头，是父母两鬓新添的白发，是儿女悄然拔节的模样；屏幕这头，是我们褪去工装、掩去疲惫，笑着聊些工作生活的趣事，唯独把牵挂，压在了笑容底下。亲朋的婚丧嫁娶，生活的柴米油盐，样样都只能缺席。多少次许诺“等休假就回家”，却因现场工作的牵绊，一再延期。在家人眼中，我们成了“只有休假才能回家的人”。不知不觉间，连回家做的饭菜，也染上了“印尼”的味道——一声叹息里，藏着多少错过的晨昏。想家的时候，便仰望夜空的星，静听窗外的雨；那记忆里故乡的星雨、雨季中的嬉戏，早已刻成心底最深的印记。

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我想问问每一个和我一样，在海外追梦的人。

从初来时的忐忑不安，到把这里视作第二故乡，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。我们穿梭于热带雨林，感受着雨季与旱季的更迭；奔走于当地民众之间，将“人文相通”的设想落笔为蓝图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温度。在现场，我们与印尼

“这站里的电，往三个方向走。一条去城里，一条去镇上，还有一条，往山里走，到最后一个村子就没了。”

我没应声。他也没等我应声，摆了摆手，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。

那条往山里走的线，我后来跑过很多次。七十年代架的老线，线径细，档距大，一刮风下雨就跳闸。三十多公里，翻两座山，过三道河，最后到山坳里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村子。村口有棵核桃树，树下有块青石板，石板上有一道磨得发亮的凹槽，像有人常年坐在那里，把石头都坐出了坑。

有一次我进山巡检，在村里歇脚。一个老婆婆给我端了碗水，问：“电管所那个老陈呢，怎么好久没来了？”我说他退休了。老婆婆“哦”了一声，转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：“你给他捎去吧，去年秋天打的核桃，他说他爱吃。”

我接过布包，沉甸甸的。核桃已经有些走油了，但一个都没坏。老婆婆说：“他那些年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只要停了电，准来。有一回大雪封山，他走了六个小时才到，修完线天都黑了，我留他吃饭他不吃，说怕下山路滑。我给他装了几个核桃，他揣在兜里，说回去给闺女吃。”

我攥着那包核桃，喉咙发紧。师傅有一个闺女，远嫁南方，好几年没回来了。他从来没跟人提过。

老婆婆又说：“他每次来，修完线就坐在那棵核桃树下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我问他看啥，他说看月亮。我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，他说，你看月亮底下那些灯，一盏一盏的，多像从前村里的人家啊。从前村里有三十多户，现在只剩七户了。可只要灯还亮着，就还有人。”

那天我从山里出来，月亮已经升到头顶。站在垭口往下看，山坳里那七户

走到站门口，他停下来，没回头：

（作者单位：天津公司大港电厂）

月照铁塔

◎ 丁悦晨

人家的灯亮着，昏黄昏黄的，在月光底下几乎看不出，可它亮着。远处城里的灯光连成一片，亮得发白，把半边天都映红了。三条线，三个方向。电流走得最快的是往城里那条。可师傅用两条腿走了一辈子的，是往山里那条。

第二天早上交接班，新来的人问我：“陈师傅走了？”我说走了。那人说：“他昨晚在铁塔下面坐了很久，我远远看见的。”我没办法，打开运行日志，在最后一页的“晴”字后面补了一句：今日中秋，设备运行正常。

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师傅。听人说他在老家包了片鱼塘，种藕，养鸭子。偶尔有人在群里发照片，他蹲在塘埂上抽烟，背后一片白茫茫的水，看不出是白天还是晚上。

有一年除夕，我值夜班，在工具箱最底层翻出师傅那个搪瓷缸子，茶垢积了厚厚一层。我倒了热水进去，泡了一杯茶，喝一口，苦得直皱眉。喝到第三口，舌根慢慢回甘，说不清楚是什么味道。

我打开师傅留下的牛皮纸本子，从头条翻到尾。翻到倒数第二页，夹着一张纸条，纸已经发黄了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，笔迹很轻：“1998年腊月廿三，山里大雪，线断了。走了六个小时。到的时候，村口老婆婆在等我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水。”

纸条下面没有署名，没有日期。

我把纸条折好，夹回去。窗外的月亮移到了西边，光线斜斜照进来，在操作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银。我拿起笔，在运行日志上写了一行：今日无事。月亮从东边铁塔升起，从西边铁塔落下。全线平稳。

想了想，又在末尾加了一句：师傅，山里那七盏灯，还亮着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天津公司大港电厂）

一轮圆月照归心

◎ 刘凡

推开窗，夜色安静，连绵的山脊在月光下勾勒出深黛色的轮廓，像熟睡时微微起伏的胸膛。月亮就在这山脊之上，像一位看尽了人间离合的老者，不言不语。

我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中的那块月饼。是同事临走前塞给我的，简单的纸包装，上面印着老字号的招牌。五仁的，咬一口，甜得有些发腻，青红丝的味道冲得很。这甜，不是记忆里的甜。

记忆里的甜，是母亲亲手做的五仁月饼。那甜里，有冰糖的颗粒感，有青红丝的奇异清香，有果仁的脆，还有猪油的醇。中秋的午后，母亲总是在厨房里忙碌，案板上撒着薄薄的干粉，她把调好的馅料一点点地揉进面团里，再用雕花的模子压出圆形的形状。我总爱守在旁边，看她把月饼码进烤盘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烤箱里的红光。那红光里，藏着我整整一个秋天的期待。

而父亲，总会在月亮最圆的时刻，把一张小方桌搬到院子里。桌上摆着母亲切的月饼，还有刚摘下来的葡萄和石榴。他那双粗粝的大手，把一个月饼细细地切成小瓣，分给我们。月光落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，落在他的手上。

那时候，月亮很近。近得像是自家院子里挂的一盏灯，照亮了每一个围坐的人，也照亮了那些无所不言的夜晚。我们说着家长里短，说着庄稼和收成，说着谁家又添了新丁。那些话，细碎碎的，像月光洒在树叶上的斑驳，如今想来，竟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絮语。

而如今，月亮很远。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光，穿过了亿万年的黑暗与冰冷，才照到我这里。它照着我这间安静的屋子，照着桌上摊开的信纸和那杯早已凉透的茶。手机屏幕亮着，是母亲发来的饭桌上的照片。母亲的手艺依旧，父亲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一些。屏幕的光映在我脸上，和月光混在一起，有种说不出的清寂。

我关上手机，闭上眼。我想象着，此刻，故乡的月亮，一定也这样静静地照着。它照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，树叶在风里沙沙地响，像在说着一些无人倾听的旧事。它照着屋檐下的那窝燕子，它们已经南飞，只留一个空巢，盛着一窝的月光。它照着母亲窗口的那盏灯，灯下，她是否也正望着月亮，想着远方的我？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。原来，月亮从来不只是一颗卫星，一个天体。它是中国人心里的一枚邮戳，盖在每个游子心口，寄去也寄来，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。它是一根看不见的丝线，一头系着故乡的老井，一头系着我此刻凭倚的窗前。它是一扇窗，让相隔千里的人，能在同一个时刻，望见同一片光。

于是，我抬起头，重新望向那轮月。它还是那样圆，那样亮。但我不再觉得它清冷。我仿佛看见，在那光的最深处，有母亲慈祥的脸，有父亲慈爱的眼，有那个小院子里所有温暖的、逝去的、却从未离开的时光。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这句诗，从前只觉得意境阔大，如今方知其中滋味。那是一种隔着千山万水的相拥，一种在同一个光里彼此辨认的笃定。

我知道，我终究是要回去的。像每一片落叶，终究要回到树根；像每一条溪流，终究要汇入大河。但这个一个个不能团圆的中秋，也并非虚度。它们让我把思念磨成了细细的粉，撒在每一个独自前行的日子里，让我知道，我的根在哪里，我的心，归向何处。

夜深了。我把桌上那块只咬了一口的月饼，仔细地包好，放在窗台上。我没有再吃，但心里却仿佛被一种饱足感填满了。关了灯，让月光完全地落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像铺了一层薄薄的、会发光的锦缎。

我枕着那片月光闭上眼睛，仿佛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，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咳嗽。这声音，从山的那一边传来，穿过树林，穿过溪流，穿过这寂静的夜，最后，轻轻地，落在我的枕边。

而那一轮圆月，它会一直照着。照着月，照着故乡，照着每一个，尚未归去，却终将归去的心。

（作者单位：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）